

# 三大師

从 梁 启 超 到 朱 自 清

San Dashi Tan Guoxue  
Cong Liang Qichao Dao Zhu Ziqing

# 談國學



梁启超 章太炎 朱自清 著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 三大師談國學

从 梁 启 超 到 朱 自 清

San Dashi Tan GuoXue  
Cong Liang Qichao Dao Zhu Ziqing



梁启超 章太炎 朱自清 著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三大师谈国学：从梁启超到朱自清 / 梁启超, 章太炎, 朱自清著. — 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80-2930-7

I. ①三… II. ①梁… ②章… ③朱… III. ①国学—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Z126.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4661号

### 三大师谈国学：从梁启超到朱自清

---

著 者：梁启超 章太炎 朱自清

责任编辑：张文娟

封面设计：李 莹

出版发行：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赤峰市红山区哈达街南一段4号

网 址：www.nm-kj.cn

邮购电话：0476-8227078

印 刷：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240千

开 本：960mm × 640mm 1/16

印 张：21.75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0-2930-7

定 价：85.00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电话：0476-8237455 8225264

# 目 录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
自    序	3
第二自序	6
一 论时代思潮	7
二 略论“清代思潮”	10
三 清学的出发点	15
四 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	17
五 阎若璩和胡渭	21
六 黄宗羲和王夫之	25
七 颜元	29
八 梅文鼎、顾祖禹和刘献廷	32
九 由启蒙到全盛	36
十 考证学的“群众化”和惠栋学派	40
十一 戴震和他的科学精神	44
十二 戴门后学	53
十三 “朴学”	58
十四 经史考证	61
十五 水地与天算	68
十六 金石学、校勘学和辑佚学	72

十七	清代的“学者社会”	78
十八	清学全盛的时代环境	82
十九	桐城派与章学诚	84
二十	清学分裂的原因	87
二十一	清学分裂的导火线	90
二十二	清代今文学与龚魏	93
二十三	康有为是今文学运动的中心	97
二十四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创作	101
二十五	梁启超的今文学派宣传运动	104
二十六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分歧	108
二十七	晚清思想界一彗星——谭嗣同	113
二十八	清学正统派的殿军——章炳麟	119
二十九	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	122
三十	晚清思想界一伏流——佛学	125
三十一	前清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异点	128
三十二	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	131
三十三	结语	133

章太炎·国学概论	137
第一章 概论	139
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一）	161
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	175
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三）	197
第五章 结论	221
朱自清·经典常谈	225
序	227
说文解字第一	230
周易第二	238
尚书第三	245
诗经第四	252
三礼第五	258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263
四书第七	268
战国策第八	273
史记汉书第九	277
诸子第十	290
辞赋第十一	301
诗第十二	309
文第十三	321

# 三大師談國學

从 梁 启 超 到 朱 自 清

San Dashi Tan GuoXue

Cong Liang Qichao Dao Zhu Ziqing



梁启超 章太炎 朱自清 著



## 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sup>①</sup>，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

此二百余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sup>②</sup>，特其兴

<sup>①</sup> 据《新民丛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九二章，即题作《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的第三节，刊出时间为1904年。以下引文三段，均见于此二章，故“十八年前”说不确，当作“十六年前”。

<sup>②</sup> 《新民丛报》原刊作“古学复兴时代”。

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  
以分业的组织。

又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  
纒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  
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  
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  
视昔似较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  
改作，采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  
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  
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  
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  
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

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 启超识



## 第二自序

(一) 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二) 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三) 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愜者甚多。既已成编，既复急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 一 论时代思潮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寢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个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

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至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交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

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偃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闾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

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

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已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駸駸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 二 略论“清代思潮”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向。其一，颜元、李塉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径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

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sup>①</sup>、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翬、春乔<sup>②</sup>——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



<sup>①</sup> 李中孚，李颙号。本书凡论及清代学者，均称名；此称号，当正。下同。

<sup>②</sup> 春乔，胡秉虔号。